

台奥多尔·冯塔纳

艾菲·布里斯特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冯 塔 纳

艾菲·布里斯特

韩 世 钟 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一九八二年·上海

FONTANE
EFFI BRIEST

本书根据 Verlag Philipp Reclam Jun. Leipzig 1915 年版本译出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艾菲·布里斯特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1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5 插页 3 字数 257,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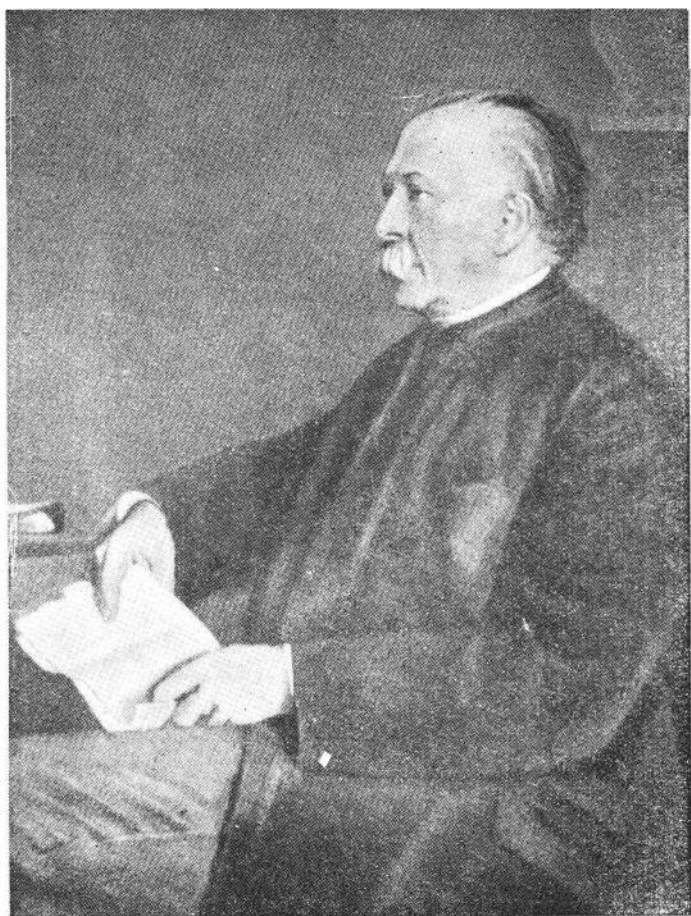
1980年1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 90,001—93,500 册

ISBN7-5327-1564-4/I·815

定价：4.45 元

(沪)新登字111号



台奥多尔·冯塔纳

关于冯塔纳及其《艾菲·布里斯特》

《艾菲·布里斯特》是十九世纪德国作家台奥多尔·冯塔纳(1819—1898)晚期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它既是冯塔纳的代表作,也是德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之一。作品通过对普鲁士贵族女子艾菲一生遭遇的描绘,深刻地揭露了普鲁士容克贵族社会道德的虚伪及其破产,从而对这个必然覆亡的社会作了无情的批判。

台奥多尔·冯塔纳于一八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生于德国的诺伊鲁平。他的祖先原是法国胡根诺教徒,曾于一六八五年定居德国。他的父亲路易斯·冯塔纳于一八一九年初迁居诺伊鲁平,并在那儿开设一家药房,因此,冯塔纳的童年最初就在该地度过。一八二七年他随父母搬到斯温内明德,并在那儿上了小学,后在家庭教师和父亲的辅导下进行学习。一八三二年回到诺伊鲁平,成了当地文科中学的学生。下一年,父亲把他送往柏林,进一所职业学校学习。他在那儿一直读

到一八三六年。同年毕业后，进罗泽施药房当学徒，一八三九年通过满师考试。就在这个时候他对当代文学发生兴趣，经常阅读“青年德意志派”出版的刊物《电讯》，参加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普拉顿俱乐部和雷瑙协会举办的集会。此时，冯塔纳开始在柏林报刊上发表最初的诗作。

次年冯塔纳离开罗泽施药房，时而在马格德堡，时而在莱比锡和德累斯顿工作，后来又回到柏林。与此同时，他对文学的兴趣日益增长。一八四三年在莱比锡参加海尔维格俱乐部，公开表明他对这位革命民主主义诗人的向往。下一年五月他成了柏林“施普雷河隧道”诗人协会的会员，这个协会给他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使他得以在斯图加特和柏林等地的报刊上陆续发表诗作。纪念古代普鲁士将军的诗歌《七个普鲁士将军》，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问世的。这样的作品当然与海尔维格和他战友们提出的革命要求背道而驰。就在这时，作者生活和创作上的矛盾开始暴露出来了：一方面他企图捍卫他所热爱的同容克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紧密结合的传统思想和观念；另一方面，他批判普鲁士德国政治上向反动方面的发展，批判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虚伪道德，批判这个病态社会的种种腐败现象。

一八四八年他在柏林经历了一场革命，他站在工人阶级一边，参加了街垒战，支持了民主力量的兴起。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拥护共和政体和国家的统一。革命失败后，他和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面对普鲁士国家的军事暴力一筹莫展。一八五〇年同埃米莉·罗昂纳特·库默尔结婚，随后出版了一些诗集。一八五二年四月至九月耽在伦敦，给柏林报纸写通

讯、翻译英国诗歌、研究伦敦生活，在此期间他写了一个散文集《伦敦的一个夏天》，不久又写了歌谣《阿奇博尔德·道格拉斯》，后来回到了柏林。

此后三年，他为柏林《普鲁士报》工作。后去伦敦，发表了《德英通讯》。一八六〇年重返柏林，在反动的普鲁士报《十字架报》工作。次年发表《歌谣集》，同时又写下了《勃兰登堡漫游记》。一八六二年作为随军记者，跟着普鲁士军队上前线，写了若干描写战争的书籍。一八七〇年离开《十字架报》，集中精力为《福斯报》写评论文章，同时修改一八六二年开始着手工作的长篇小说《在风暴前》。该书于一八七八年发表，作者认为，写这部小说的本意是“介绍一八一二年冬至一八一三年间一大批勃兰登堡人物”，其目的“不是为了描绘冲突，而是着意刻画产生于当时的各类人物所具有的伟大感情”。小说出版后，他又致函出版商，说明这部作品的倾向：“这本书表达了一定的世界观和生活观，它偏袒宗教、习俗和祖国，但它痛恨普鲁士军国主义和虚伪的爱国主义，痛恨‘上帝保佑国王和祖国’。”作者从这本书开始，在创作上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后他又写出二十来部作品，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自传，开辟了德国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后来由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继承下去，一直通往当代的某些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在冯塔纳的晚年作品中，较重要的作品有长篇小说《沙赫·冯·乌特诺夫》、《迷惘、混乱》、《施蒂娜》、《燕妮·特赖勃尔夫人》和《艾菲·布里斯特》等。其中的《艾菲·布里斯特》，则是冯塔纳的杰作。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日作家于柏林逝世。

二

冯塔纳的一生创作活动，可以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阶段，而以一八七八年发表《在风暴前》为其重要的分界线。前一阶段的创作，主要写些诗歌和散文。一八六一年出版的《歌谣集》，大抵是一些以民间叙事谣曲形式写成的歌谣，其中多数以英国苏格兰民间故事为题材。散文方面主要写了一些游记，《勃兰登堡漫游记》共有四卷，以描写贵族生活为主。到了后一阶段，作家才从普鲁士民谣的歌手发展成为普鲁士制度的批判者。冯塔纳的这一历史性转变，奠定了他在德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成为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

存在决定意识，冯塔纳的这一转变，应该说跟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变迁有一定的联系。

大家知道，十九世纪初，德国的封建专制割据阻碍了经济政治的进步。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远远落在欧洲英、法诸国后面。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社会的政治生活才有了显著的转变，工业革命的迹象逐渐显露，机器生产日益发展，无产阶级开始形成。四十年代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西里西亚织工起义，这是德国工人阶级开始走向政治斗争的序幕。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在德国引起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然而革命终遭失败，其原因因为资产阶级害怕无产阶级的强大，和封建贵族结成了同盟，回过头来镇压了人民的起义。及至一八七一年，普鲁士容克贵族俾斯麦通过“铁血”政策，实现了德

国的统一，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在这个帝国中，普鲁士容克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结成的反动势力掌握了统治一切、主宰一切的大权。

德国统一以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日益壮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益广泛，工人运动方兴未艾。早在一八六九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宣告成立。一八七四年国会大选时，“帝国的朋友”仅以微弱的多数战胜了“帝国的敌人”。在此后的年代里，埃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进行了合并，合并以后的这个党在一八七七年的大选中获得了五十万张选票。由于工人阶级力量的蓬勃发展，容克贵族感到威胁，于是俾斯麦在一八七八年搞出了一个反社会主义者的法令，妄图扑灭工人运动。然而“好景”不长，在工人阶级的顽强斗争下，法令不得不废除，俾斯麦本人也不得不下台。凡此种种，都给了冯塔纳以重大的影响。当反社会主义者法令开始执行时，冯塔纳就赞赏工人阶级，对俾斯麦开始采取否定态度。这年六月他给妻子的信中说：

“……千百万工人跟贵族和市民一样聪明，一样有教养，一样值得尊敬，有的还远比贵族和市民高明……所有这些人同我们的出身完全相同……他们不仅代表反抗现存制度一方，代表起义一方，而且也代表若干思想，其中部分思想有它存在的道理，这决非人们所能扼杀和禁锢得了的。”

后来，他给一位伯爵的信中说：

“人民中间逐渐酝酿着一种反俾斯麦的风暴……他满以为自己深孚众望，其实他弄错了。他的这种威望一度是巨大的，但现在已经不多了。眼下是与日俱减，每况愈下……”

除了上述种种客观因素外，在冯塔纳转变为普鲁士制度批判者的过程中，也有他内在的主观因素。第一，冯塔纳无论在普鲁士容克还是在霍亨索伦皇朝中，从来没有得到他们的赏识；第二，不管是他的《勃兰登堡漫游记》还是关于普鲁士战争的著作，都遭到了贵族和国王的冷遇。也正因为如此，他开始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普鲁士统治阶级了。这种清醒态度特别在一八七六年有了飞速的发展。这一年他出任过皇家艺术研究院秘书。但是在三个月之后，这种为普鲁士皇朝当雇员的活动使他感到屈辱，他于是就辞职不干。他情愿追求独立思考，而不愿出卖思想和灵魂；他宁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当个物质生活没有保障的自由作家，也不愿在普鲁士官场中混太平日子。一八八二年八月二十八日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是在不幸的七六年，方始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的；在此以前，我只是一个曾经写过一点东西的富有才华的人。但是作这样的人是不够的。”

在此前十一天，他给妻子的另一封信中说：

“我现在看清楚了，我实际上是在七十年代写了战争著作和小说（《在风暴前》）之后才成为一个作家的，这也就是说，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他干的是艺术这门手艺，他懂得艺术的种种要求，而后一点是特别重要的。歌德曾经说过：‘一个正直的诗人和作家的产品，在任何时候都应该符合他认识的尺度。’他的话讲得非常正确。一个人也可能不带任何批判眼光写出一点好作品来，也许这些作品是这样的好，连他日后用带有批判眼光写的作品也赶不上。这一切当然毋庸争论。然而这些作品只是‘上帝的馈赠’，正因为是‘上帝的馈赠’，那是极为罕

见的。一年里面出现那么一次，而一年却有三百六十五天。那剩下的三百六十四天，理当由批判的眼光，也就是认识的尺度来决定。”

从上面这些话里，我们不难看出冯塔纳自己懂得他在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在风暴前》，方始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他从这以后写的叙事作品，都和批判普鲁士统治的态度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此外，他还从切身的经验中认识到普鲁士封建军事帝国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现实主义只能建立在批判的基础上。

应该说，对现实生活进行批判地“观察、检验和衡量”，是作者晚期创作的真正基础。而他晚期的现实主义作品，又是这种批判地“观察、检验和衡量”生活的产物，这些产物主要针对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虚伪的道德的。

三

冯塔纳写的小说，大多以当时柏林生活为背景，真实地反映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德国成了封建军事帝国以后的社会现实。《艾菲·布里斯特》也不例外，它所反映的时代背景正好是俾斯麦统治时期的前前后后，也就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这样一个时期。

《艾菲·布里斯特》是冯塔纳晚年完成的一部力作，初稿完成于一八九〇年，出版却在一八九五年。内容写一个普鲁士容克贵族家庭出身的美丽少女艾菲，十七岁那一年由父母作主嫁给母亲旧日的情人男爵殷士台顿。殷士台顿在海滨城

市凯辛当县长，艾菲结婚以后，就跟丈夫去那儿生活。艾菲年轻、热情，喜欢玩乐，而殷士台顿则已年近四十，亟亟于猎取功名利禄，一心想往上爬。他不仅整天坐办公室，连晚上回家以后还要处理一大批公文信件，无暇关心妻子的生活，有时不免把妻子冷落一旁。这样，艾菲渐渐地感到日子过得寂寞无聊，生活中似乎缺少了什么。再加上那幢县长公馆阴森可怕，据说曾闹过鬼，这更使艾菲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每逢丈夫因公离家，她就疑神疑鬼，心惊胆战。后来她要求丈夫掉换房子，殷士台顿不但没有同意，反而对她讲了一番大道理。就在艾菲这种寂寞无聊无以排解的当儿，殷士台顿的一位友人少校军官克拉姆巴斯认识了艾菲。两人从此常常一起出外郊游，不久发生了关系。六年以后，殷士台顿在一次偶然机会中发现此事，为了捍卫名誉，他和克拉姆巴斯进行了一场决斗，决斗结果，克拉姆巴斯被打死，艾菲被退婚，亲生女儿离开了她。艾菲一个人和女仆罗丝维塔孤零零地住在柏林。最后她身患重病，父母才允许她回娘家居住，不久，就死在那里了。

作者在这部作品里，以艾菲的婚姻为中心，着重描写了这个贵族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婚姻关系，剖析赖以维持这种关系的道德观念的虚伪、陈旧、过时和腐朽，从而对这个社会进行无情的批判。

艾菲和殷士台顿的结合，并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对门第、地位、金钱等等的考虑。牧师尼迈尔的妻子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地指出艾菲的婚姻是“名门攀旧户，乌龟爱王八，物以类聚嘛”。在那样的社会里，不仅艾菲的母亲路易丝早年为了门第、地位、金钱，情愿抛弃殷士台顿，下嫁给布里斯特，就连她

的亲生女儿的亲事,也得由她和她丈夫作主,许配给业已获得县长地位的殷士台顿。这里的一弃一取,充分证实了“资产阶级撕破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面的温情脉脉的纱幕,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①这一真理,也适用于贵族之间的联姻。事实说明普鲁士社会的传统观念和道德习俗,只是一种机械的僵死的制度,在这种制度的束缚下,即使象艾菲向往的那种单纯的爱情生活,也无法得到满足。相反的,沉闷无聊的日常生活,使她感到痛苦,感到寂寞,只要有一个比较了解她心情的人闯到她的生活中来,她就无法抗拒了。个人与这种制度如果发生冲突,最后总是个人的毁灭。造成艾菲个人悲剧的原因也在于此。再看殷士台顿,他虽然一时飞黄腾达,官运亨通,但由于决斗,由于离婚,感到内心空虚,意志消沉,生活极不幸福。自从艾菲离开他以后,他觉得功名利禄是过眼烟云,不择手段追求幸福无异是捕风捉影。他认为“外表上光彩夺目的事物,往往其内容极为贫困可怜;人们称之为‘幸福’的东西,如果世界上确实存在的话,那也是金玉其表,败絮其中”。后来他跟维勒斯多夫的一席谈话,更说明他对功名利禄的一些看法。他说:“人们越是表扬我,我越是感到这一切一文不值。我心里暗自思量,我的一生从此毁了,我不得不跟这种往上爬和虚荣心从此一刀两断,我不得不和大概最符合我本性的教师爷行径从此分道扬镳,而这种行径却是一个更高一级的道学家所习以为常的。”

这里所谓的“教师爷”和“道学家”,实际上是指殷士台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469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自己在这个社会中所扮演的卫道士角色；这个“道”，也就是普鲁士社会的传统道德。这种道德观念早已陈旧，早已过时，而殷士台顿却“死守条文”不放。艾菲和克拉姆巴斯的私通事件，殷士台顿是在六年以后偶然发现的。六年以来他和艾菲之间的关系已经很融洽了，他是不是要为六年前的事情进行一次决斗，以洗刷名誉的污点呢。为了这件事，他曾和友人维勒斯多夫作了一席谈话，他问朋友要否为了六年前的一件事而进行决斗，因为他此时并不感觉嫉妒、愤怒，也不想复仇。但是他还是决定和克拉姆巴斯决斗。他所依据的理由是：“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不仅是单独的个人，他是属于一个整体的，我们得时时顾及这个整体的利益，我们根本不可能离开它而独立存在……”这里所谓“整体利益”，实际上是指普鲁士容克贵族的利益。在殷士台顿的眼里，维护个人的名誉，是普鲁士制度下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为了保护名誉，为了普鲁士容克贵族的利益，他下决心决斗。殷士台顿的这番话，极为淋漓尽致地暴露了他那卫道士的嘴脸。他把自己的利益和普鲁士皇朝的利益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他要捍卫的就是普鲁士容克这个“整体”、这个阶级的利益。他还说：“一个人如果想和人群共同生活，那就必须接受某种社会教育。到了这一步，大家就习惯于按照教育人的条文来评判一切，评判别人和自己。谁要想违犯这些条文，那是绝对不容许的；违犯了这些条文，社会就要看不起你，最后你自己也会看不起自己，直到完全受不了舆论的蔑视，用枪弹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为止。”这里所谓“教育人的条文”，无疑是普鲁士式的教育和传统习俗。小安妮后来受的也就是这样的教育：不认母亲，冷酷无情。维勒

斯多夫听了殷士台顿的一番话以后，马上得出一个结论，他说：“咱们的名誉崇拜是一种偶像崇拜，但是只要这个偶像一天还起作用，咱们就得向它顶礼膜拜。”维勒斯多夫的这句话，真是一语中的。普鲁士军事国家机器所需要的是人们的盲目服从、偶像崇拜，这种盲目服从，后来也在艾菲身上表现出来。殷士台顿恰好成了这种偶像的俘虏。不仅是殷士台顿，就是艾菲的父母，开头也作了这个偶像的俘虏，他们不许艾菲回家，害怕舆论的压力，这些事实都足以说明这种捍卫名誉的虚伪的荣誉感，是造成决斗，造成杀人，造成艾菲死亡的真正原因。在这场决斗以后，殷士台顿虽然有所省悟：“所有这一切都只不过是出于捍卫一个概念的一场戏，一个人人为的故事，一出演了一半的喜剧。这出喜剧我现在还得演下去，还非得把艾菲遣走不可，毁了她，也毁了我自己……”但他并没有回头是岸，迷途知返，而是执意要把这出“喜剧”，不，应该说是“悲剧”演到底。一句话，名誉崇拜，是普鲁士社会的道德核心，不论艾菲，殷士台顿，还是艾菲的父母，他们都是这个偶像的俘虏。正因为大家把捍卫名誉看作是最高原则，这才产生那样一个悲剧。小说通过艾菲的不幸遭遇，展示了这个以过时的道德观念作为精神支柱的容克贵族社会已经病入膏肓，危在旦夕。

然而，《艾菲·布里斯特》尽管揭示了普鲁士贵族社会道德观念的虚伪性，指出了这个社会必然灭亡的命运，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冯塔纳笔下的女主人公艾菲，对于这个社会丝毫不敢反抗，她始终是痛苦绝望，听天由命，基本态度是消极的。书中的其他人物，在反抗旧制度上也无所作为。而作者对于象殷士台顿这样一个人物，并没有加以鞭挞，没有把他塑

造成反面形象，反而处处加以美化，到了全书末尾，还要通过老布里斯特的嘴称赞他“气量大”、“心地总是光明磊落”，对他寄予同情。连艾菲在临终前，也要表示忏悔，认为殷士台顿做得对，主动要同他和解。这些都说明批判现实主义者的冯塔纳，在认识贵族阶级本质这一点上还有局限性。

四

《艾菲·布里斯特》这部小说，结构非常紧凑，情节单线发展，它不象某些小说那样，一条主线以外，还穿插着若干支线。本书的情节自始至终沿着一条线向前发展，情节的中心是艾菲的婚姻。这婚姻发展到最后成了一个悲剧，而这种悲剧的结局是合乎逻辑的必然，是人们在事先所能预料到的。全书的顶点不是艾菲的私通，不是私通事件的被发现，也不是殷士台顿和克拉姆巴斯的决斗或艾菲的死亡，而是殷士台顿在准备决斗前和他的朋友维勒斯多夫的一席谈话，这席谈话点明了小说的主题思想，展示了作者批判锋芒的所向。

全书出现的人物虽然不算多，但情节的发展却包含着丰富的生活内容。小说从艾菲订婚开始，随着艾菲婚后生活这条线索的进展，社会场景从乡村到小城，从外省到首都，从县长公馆到部长官邸，从圣诞晚会到林务官的家宴，作者都以细腻的笔触作了不同程度的刻划。读者如果细细研读，就会觉得好象身历其境，看到了俾斯麦执政时期普鲁士德国的种种生活画面。从俾斯麦统一德国到俾斯麦下台，其间虽然不过一二十年，但这一二十年，却是德国向封建军事帝国的过渡时

期，什么“时代精神”，什么“保护关税”，什么“殖民主义”，书内都有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反映；作者在这几个方面虽然着墨不多，但颇能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这正是作者艺术技巧的杰出之处。

其次，关于人物形象的刻划，冯塔纳也有其独特的手法。象艾菲这个人物，不仅是作者自己最喜爱的形象，也是德国文学中塑造得最出色的女性形象之一。作者善于用陪衬对比的手法，使艾菲的性格鲜明地表现出来。艾菲本来是人们比较同情的一个人物，作者通过鬼屋的描绘，使人们更加同情弱小者艾菲的处境；同样，作者把艾菲和书中其他女性置于对比的地位，从而突出艾菲那种天真、纯洁的少女性格，这样能使读者对她寄予更多的同情。当然，今天看来，她毕竟是一个贵族少女，在她身上有许多贵族女子的弱点和缺点。

又如罗丝维塔这个人物，作者在她身上是着墨较多的。这个人本身是个劳动妇女，手工匠家庭出身，为人忠心耿耿，善良，憨直，在她身上保存了若干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这个人和约翰娜、克丽斯特尔一比，更显得她的形象高大；作者通过维勒斯多夫之口，称赞她比贵族们“高明”，这实际上也反映出现实主义者的冯塔纳对于劳动人民的态度。

冯塔纳的艺术技巧，还表现在书中穿插的大量对话上面。作者通过对话，刻划了书中每个人物的心理活动和他那个阶级的想法、愿望和要求；通过对话，广泛而深入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和突出人物的性格。这些对话都十分精彩动人，它们可以把无法用行动描绘出来的东西都鲜明地表达出来；同时每个人的对话各有特点，各自符合这一个人的性格和习惯。例